

夺魂旗

● 湖南文艺出版社

● 台湾

诸葛青云



夺魂旗

〔湘〕新登字002号

夺 魂 旗 (下)

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：王 雨 马小驹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9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625 插页：2

字数：249,000 印数：1—20,000

ISBN7—5404—1128—7

I·910 定价：7.30元

第十九章 画舫较技

这副相貌衣着，钟离老人虽系初见，但“南笔”诸葛逸，与“西道”天痴道长，却看出与九华绝壁龛中，挨了诸葛逸一记“坎离指”力的那座神像，完全一样，知道可能就是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的本来面目。

双方虽系大敌，但在这岳阳楼头相会，尚未过手以前，均能够保持风度，相互深深一礼。

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首先微笑说道：“水烟迷濛，晓雾未退，这八百里洞庭，在朦朦胧胧之中，别有一番凄迷空灵景色，与云开天朗广阔无边的壮观，显然不同，真可谓宜晴宜雾，宜雨宜风，而能各尽其妙！”

天痴道长呵呵笑道：“你在君山脚下，开了半个多月酒楼，我们这几日间，也把湖上风光，游赏殆尽！故而洞庭景色，不必再去提它，我痴道士却有一事，要想向你请教！”

百里独神色颇谦地，含笑说道：“天痴道长尽管请问，百里独知无不言！”

天痴道长笑道：“你那位与你在‘九幽地阙’之中的老搭档呢？”

百里独见问，不禁微然一笑答道：“道长不必疑心百里独嘱咐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暗中埋伏，对诸位加以算计，那夜君山酒楼之前的水云深处，不过仅仅泊着百里独事先准备好的一叶扁舟而

已！”

天痴道长见自己才一开口，心事便完全被对方猜出，正在有点由衷佩服之际，百里独又复笑道：“至于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的行踪，是被我派他去往‘玉门关’口，等候‘闪电神乞’诸明，回转中原之时，送还那杆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……”

诸葛逸讶然接口问道：“你还旗则甚？”

百里独脸上，浮现一丝高傲笑容，缓缓答道：“我料定‘乾坤五绝’，必将对我低头，何况我要那‘风磨铜夺魂宝旗’无用，不如乐得表示大方，交个朋友！”这几句说得直无所隐，傲不可当！

天痴道长听得不禁哂然一笑说道：“你是否话略说太满，有把握得过份一点？万一‘乾坤五绝’不肯向你低头，又待如何？”

百里独傲气更张地轩眉笑道：“就算你们不肯低头，百里独只要小计略施，那些什么‘夺魂旗’、‘惊神笔’、‘三指剑’、‘长尾云拂’，及‘龙虎铜环’等等，还不是全是我的囊中之物？”

钟离老人自上岳阳楼头，始终极其冷静地，含笑聆听，但诸葛逸却在听了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的这番话后，一双细目之中，神光闪动！

就在此时，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忽然转身，自桌下取出“北剑”蒲琨那柄上嵌三粒稀世明珠的“三指剑”来，双手递向诸葛逸笑道：“百里独命姬天缺远赴‘玉门关’，还‘夺魂旗’，自己则亲到‘岳阳楼’，还‘三指剑’，请诸葛兄转致蒲大侠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天痴道长失惊呼道：“蒲琨老儿，果然未曾分尸惨死？”

百里独傲然笑道：“中秋之夜，我不是曾说过要杀就杀尽所有列名‘乾坤五绝’之人，否则便设法使你们消尽壮志，磨尽雄心，令‘乾坤五绝’，不灭而灭！‘北剑’蒲琨，与我又无夙仇，自然不会单单杀他一人，他只是在‘九幽地阙’之中，略受小挫，愤

然而去！我遂略开玩笑，将一颗蜡制人头，送到天台，一具矮胖尸身，送到雁荡，并戏题那两句：‘名排醉鬼穷酸后，尸在天台雁荡间’而已！”

钟离老人等这才知道无怪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口口声声，都是“乾坤五绝”，果然老友蒲琨，并未惨遭劫数！

诸葛逸听完，面容忽然一肃，接过那柄嵌有三粒稀世明珠的“三指剑”来，沉声说道：“蒲琨若死，诸葛逸愿收这柄‘三指剑’，转交他独子蒲铿，重振燕山‘悬剑谷’的‘北剑’家风！但如今蒲琨既然未死，以他纵横半世的‘北剑’威名，怎肯再用这柄曾入他人之手，而非自己夺回之剑！”

话音方顿，精光立闪，手中“三指剑”，居然化成一道长虹，越栏飞出，直投入烟迷雾笼的无际沧波以内！

钟离老人与天痴道长，默然相看，脸上一片严肃神色！

百里独却拊掌大笑说道：“投得好，投得好，这柄‘三指剑’，在尘寰享名半世以后，却作了洞庭湖中镇湖之宝！”

天痴道长冷冷说道：“百里独，你不必再笑，如今应该谈到正题，今日岳阳一会，我们是斗机智？还是斗武功？”

百里独想了一想答道：“若斗机智，普天之下，敢说无人胜得过我！故而非在武功以上，斗败你们，才能使你们心服口服！”

天痴道长眉梢方自一挑，百里独又复说道：“但我只一人，你们三人，是不是要我独战‘乾坤三绝’？”

天痴道长摇头说道：“你不要把‘乾坤五绝’中人，看得太轻，我们只选一人斗你，其余两人，作为见证！”

百里独大笑道：“那还用选？斗我的一定是真‘夺魂旗’，名满天下，威震乾坤的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！”

天痴道长冷冷“哼”了一声说道：“百里独，莫夸聪明，这一回你却猜错！目前我们这三人之中，平心而论，应数钟离老儿最

强，我痴道士最弱，故而不把你看得太高，也不把你看得太轻，由合乎中庸之道的诸葛穷酸斗你！”

百里独细目微眯，神光炯炯地，在那位潇洒出尘，高华冲朗的“南笔”诸葛逸上下一扫，点头笑道：“真‘夺魂旗’‘逍遥老人’钟离哲，未以本来面目示人之前，武林中果然群推‘南笔’，独秀乾坤！如今既承诸葛兄赐教，在此易惊世俗，百里独于楼下租有一只画舫，便请三位移步登舟，至湖上一决！”

天痴道长正在暗自猜测对方是否又有阴谋之际，百里独目中精光一射，朗声长笑说道：“我已说过今日之会，只凭实学，不斗心机，道长怎仍见疑？……”

话音未了，“乾坤三绝”袍袖齐展，轻若云飘地纵落楼下！

百里独随后飘落，揖客登舟，舟中盆景书画，陈设颇雅，并备精美肴，以供饮食。

“乾坤三绝”居然对他毫不生疑，随意饮啖，百里独也不禁为钟离老人等的如云豪气，暗暗倾倒！

船到中流，四顾杳淼，百里独含笑向诸葛逸问道：“诸葛兄，人逢真对手，地在洞庭湖，我们在这好的环境之中，若不斗一个痛快淋漓，何以纪念今日之会？除了心机以外，无论软硬轻功，概由诸葛兄出题，百里独一一如命奉陪就是！”

诸葛逸目光在这画舫中所陈设的一盆“蟹爪黄菊”以上，轻轻一瞥，接口微笑说道：“软硬轻功，兵刃拳脚，不但俗不可耐，我们也委实懒得再动，百里兄既要诸葛逸出题，我们变换个新鲜花样可好？”

百里独拊掌大笑说道：“花样越新鲜越好，人家是不醉无归，我们今天是不尽兴无返！”

诸葛逸举杯就唇，缓缓笑道：“我们分七阵见输赢，题目是：‘书画琴棋诗酒花’，每阵以其中一种，互相比赛！”

百里独眉头微挑，含笑说道：“书画琴棋诗酒花，的确不但新鲜已极，并还雅致绝伦！但我们今日，主题在考较武功……”

诸葛逸接口微笑说道：“我原意就是要彼此把数十年所练功力，在这七件事物之上，充份加以表现！”

钟离老人与天痴道长，因事先讲好，由诸葛逸代表“乾坤五绝”，与百里独相斗，自己仅在旁作公正评判，故而登舟以后，只顾倾杯对饮，展眺湖光，对其他诸事，一概不闻不问！

百里独听诸葛逸要把武功溶化在“书画琴棋诗酒花”中，加以表现比赛，不由点头笑道：“有趣，有趣，诸葛兄真是雅人，文武兼资，风流绝世！我们且按这七字，顺序而行，诸葛兄请自施为，百里独不揣鄙陋，勉强学步！”

既然顺序而行，“书画琴棋诗酒花”中，第一个便是“书”字，诸葛逸遂含笑向那在船尾摇橹的船家问道：“船上可有文房四宝？”

租用这种画舫游湖者，多半都是文人墨客，故而船上不但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，连琴棋箫笛之属，俱有准备，且质料均不俗劣！

船家把文房四宝安排以后，诸葛逸拈起一枝羊毫巨笔，在笔上拔下一根笔毫，微蘸墨汁，又取了自己面前的一双牙箸，分书了代表“南笔”的那联表记：“名排西道东僧后，家在天台雁荡间！”

天痴道长知道诸葛逸自误认“北剑”蒲琨死后，这两句表记，已不再用！今天大概自百里独口中得知老友未死，高兴之下，又把这两句为武林传诵的表记写出！

诸葛逸写完，把这双牙箸，先交由担任评判的钟离老人，及天痴道长过目以后，再递与百里独笑道：“百里兄，今日不论谁胜谁败，诸葛逸均对你这位惊才绝代人物，异常钦佩！谨以这双牙箸相赠，俾留作他年雪泥鸿爪之迹！”

百里独接过一看，上联草书，是写的米南宫十七帖，下联隶

字，则似综张騫碑，石门颂之妙，笔划奇细，字体极小，但看出不但龙蛇飞舞，苍劲古朴，每一笔均如绝利尖刀，镌入牙箸，足有半分深浅！

区区一根羊毫，能写出如此佳字，并贯注真力，镌入牙箸，委实不仅见所未见，亦属闻所未闻！百里独触目心惊，自知第一阵却将相形见绌，无法学步！

但百里独心机盖世，绝顶聪明，接过牙箸，略一审视之后，便即哈哈笑道“诸葛兄，果然不愧‘乾坤五绝’中‘南笔’之称，你这笔下神功，敢推绝世无敌！但百里独受此厚赠，恐怕无以为琼瑶之报呢！”

话完，持笔濡墨，取过一张船家所备宣纸，以真草隶篆四体，大书“笔力无双”四字，还赠诸葛逸。

诸葛逸在他最后一个“双”字，刚刚写完之际，便即哈哈笑道：“百里兄，真法‘龙颜’，草宗‘怀素’，隶出‘曹全’，篆仿‘泰山’，不但诸家之‘疏秀、飞逸、绵密、奇纵’神韵，跃然纸上，最难得是意达四梢，把一个‘敛’字诀用到极其高明地步！我料你这‘笔力无双’四字，虽然银钩铁画，雄健无伦，但墨迹可能尚未尽透纸背！”

宣纸最易吸墨，百里独又是浓墨而书，除了真书隶书篆书，自然笔笔到头以外，连草书也毫无飞白之处，故而诸葛逸夸他意达四梢，笔端敛劲，墨迹未曾尽透纸背，连钟离老人及天痴道长，也均觉存疑未信！

但等诸葛逸接过宣纸，含笑递与钟离老人天痴道长看时，果然纸背一片洁白，即墨迹最浓，着笔最重之处，也不过仅属依稀隐约而已。

天痴道长与钟离老人略一计议，便向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笑道：“第一阵以书法较功，你们两位是鹤舞鸿飞，各尽其妙！虽然

诸葛穷酸一毫缕箸，更觉难能，但他半生以‘笔’成名，在题目上先占便宜，故天痴道长与钟离老儿，评为平局，不分胜负！”

百里独闻言失笑说道：“我这‘凝劲敛墨’，只要内功稍有修为之人，均可举步，怎能比得上诸葛兄‘一毫缕箸’的绝顶神功？故道长及钟离老人此评，未必算得上是不偏不倚的持平之论呢！”

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，与“乾坤五绝”，均系当世武林中至高无上的宗师身份，故尽管相互视为死敌，钩心斗角，各逞机锋，但如今既然约定时地，明面较功，彼此间却依然保持了个光明磊落风度！

诸葛逸听完百里独这几句话后，不禁暗暗点头，微笑说道：“既作评人无不平！百里兄不必再谦，第二个是‘画’字，诸葛逸敬观妙笔！”

百里独知道诸葛逸与自己一般高傲，第一阵既已出题，第二阵决不肯再占便宜，遂含笑说道：“诸葛兄既然见让，百里独只得抛砖引玉！”

说完，又取过一张宣纸，裁下半幅，提笔画了两只五指微钩，右掌在前平伸，左掌在后侧立的瘦骨嶙峋鬼爪，向诸葛逸微微一笑！

诸葛逸见百里独所画的这两只鬼爪，传神已极，栩栩若生，遂眉头微蹙，略一凝思，也在另半幅宣纸之上，画了两只脚印！

画完把两幅宣纸，递给钟离老人及天痴道长过目。

钟离老人目光略瞥，便向百里独、诸葛逸笑道“你们两位画法，似全宗唐人吴道子？故高下无法置论，胜负之分，当在画意！如今请将画意，各自写在掌中，顺便也考考我们这两个评判人的眼力！”

百里独、诸葛逸如言照做，钟离老人与天痴道长则相视一笑，由天痴道长，先行发话说道：“百里兄所画这双鬼爪，五指微屈，

真力暗聚掌心，右掌在前，似实却虚，左掌在后，似虚却实！加上骨瘦于鹤，爪利如钩，极似武林绝传数十年之久的‘罗喉鬼爪’！假如天痴眼力不差？这应该是‘罗喉十三式’中的第七式‘十指抓魂’。百里兄，请舒手掌！”

百里独由衷佩服地，一阵哈哈长笑，笑声中舒开手掌，所书赫然正是“十指抓魂”四字！

钟离老人点头赞道：“这一招用得颇见巧思，前掌虽虚能实，后掌虽实可虚，虚实之间，深藏妙谛！任凭武学再高，只一接架，便难免失去先机，落后于手！”

话音到此一顿，又向诸葛逸偏头笑道：“但诸葛穷酸，也是当代霸才，居然识透厉害，不肯硬接！你所画的这两只脚印，前后部位，暗合七星，墨色深浅，又隐含醉意，是不是遇见强敌的脱身妙术‘醉纯阳游仙步法’？”

诸葛逸微笑舒掌，果然是“游仙步”三字草书，四位武林奇客，不禁均自纵声狂笑，举杯相属！

此日湖上雾影极浓，始终未开，百里独笑道：“这场大雾，倒颇凑趣，否则少时诸葛兄琴音一鸣，俗人麇集，岂不大煞风景？”

诸葛逸知道百里独已在催促自己，在第三阵的“琴”字出题，不由饮尽杯中余酒，回头向船家笑道：“船家，几上那具七弦琴，可否暂借一用？”

船家笑诺，送上瑶琴，诸葛逸略一拂拭，百里独并凑趣替他燃上了一炉妙香，遂与钟离老人、天痴道长等，含笑举杯，准备于淡香飘渺之中，静聆琴音妙韵！

诸葛逸指尖轻抚，琴韵遂起，细逾蝉声，清于鹤梦，松间风入，石上泉流，闻之委实令人俗虑全除，心神皆寂！

一曲方罢，百里独拊掌赞道：“巍巍荡荡，诸葛兄所奏，似是伯牙之音，志在高山流水！”

诸葛逸目光一注百里独，点头笑道：“指尖辛苦，每嫌识曲之稀，烟水苍凉，忽有知音之遇！但高山流水，白雪阳春，此事毕竟真赏微微，诸葛逸还是以俚俗不堪的自度曲求教，请百里兄注意舷右七尺的湖波以下！”

话完琴音又作，这次五行操缦，七政寻衡，丝弦玉轸之间，宛如无数水龙齐吟，果然别是一番醉人韵调！

这时钟离老人、天痴道长及百里独，吩咐船家停舟缓进，相互耳听妙音，并如诸葛逸所嘱，目注舷右七尺的湖波之内！

琴音越觉曼妙，奇事亦生，先是舷右七尺的湖波轻漾，起了一层颤动不已的薄薄水纹，然后突有大大小小的无数鱼儿，群自远近而来，就在这约莫方圆三尺的水纹之下，徘徊不去，仿佛也懂得欣赏琴韵！

诸葛逸见自己所奏琴音，果能聚鱼，脸上也不禁浮起一丝安慰微笑，潜以无上神功，把生平绝学，威震江湖的“坎离指”力，凝化在琴音之中弹出，“铮”的一声锐响，一尾青色巨鳞，便自水纹以下，凌空跃起数尺！

琴音七响，接连自波下跃起七尾巨鱼，诸葛逸含笑收手，嘴角微动，尚未开言，神色忽然一愕，便听得一缕既不宽洪，也不高亢的清细奇异啸声，发自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的口内！

换了常人，定然疑诧百里独何以不如约操琴，比赛功力？但这“南笔”、“西道”、“夺魂旗”等“乾坤三绝”，何等耳力？何等见识？听出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啸声，乃“先天罡气”所化，足可远传数里之外，知道必有花样，遂一齐默然凝神地，向周围天空注目。

果然啸声连续半盏热茶之久，便有不少鸟儿，自南北东西等不同方向飞来，在这只画舫上空的数丈高处盘旋！

百里独口中啸声不断，但目光微瞥钟离老人，伸手以“金刚

指力”，在几上写了“一鹰二鹭”四字！

钟离老人见字，方含笑点头，百里独长啸忽收，当空群鸟也立即向东南西北来路，分飞四散！

蓦地，一声较先前略高略尖，但仍不太刺耳的啸声，又发自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口中，北飞群鸟，安然无恙，南飞群鸟，落下一只苍鹰，飞向东西方的群鸟以内，却羽毛赭棘地，各自落下一只白鹭！

天痴道长高翘右手拇指，“呵呵”一笑，但百里独不等他发言，便先挡在前面，摇头说道：“我这‘空中集鸟’及‘长啸落禽’粗看似与诸葛兄的‘水内聚鱼’及‘弹琴跃鲤’，不相上下，其实差得极远，不可同日而语！因为啸声可直接以内家罡气控制，无须以渊深功力，化作琴音……”

钟离老人截断百里独话头笑道：“百里兄风度可佩，但我与痴道士，既为评人，必须将双方优劣，予以公平论断！诸葛穷酸将毕生功力，凝化琴音，是为一隔！波下聚鱼，水内击鳞，有湖水相阻，自然较空中毫无阻碍为难，是为二隔！有这两重隔阂，故而诚如百里兄所云，粗看起来，确似让他稍胜？但百里兄所施力，亦有两层妙处，先天罡气化作啸音，绵延不断之下，仍能以‘金刚指力’，镌木为字，一心二用，‘气’‘力’无妨，是为一妙！最后‘长啸落禽’，不但事先指明‘一鹰二鹭’，并能空出北飞群鸟，丝毫无伤，可见真气玄功已可由心所欲，加以控制，是为二妙！两妙两隔，恰好抵消，这一阵我又评判你们是春华秋实，各擅胜场，高下之间，难分轩輊！”

说到此间，见百里独及诸葛逸面上，全是一片心悦诚服神色，不由灵机一动，微笑说道：“我记得唐人王摩诘有诗云：‘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！’如今你们诸葛弹琴，百里长啸，只要将摩诘此诗，略易数字，岂不恰是目前光景？”

话完，目注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，举杯微笑吟道：“泛舟水云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惺惺惜惺惺，肝胆互相照！”

天痴道长及诸葛逸闻言均知“逍遥老人”钟离哲，已深动爱才之念，要想感化这位诡异无俦、多艺多才的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！

但百里独却佯作不曾听懂钟离老人语中深意，只是淡然一笑，向诸葛逸说道：“诸葛兄，‘书画琴棋诗酒花’中，前三字侥幸未分胜负，如今应该轮到‘棋’字，但你我在君山酒楼，相聚半月，不过才下了三盘围棋，而且局局成和。黑白之道，极费神思，倘欲当场较胜？恐怕时间方面，略嫌仓促！”

诸葛逸笑道：“百里兄如此说法，定有高见！这一阵本来该你出题，诸葛逸敬从所命！”

百里独沉思片刻，微笑说道：“我们可否来个‘预测落子，盲目弈棋’？”

诸葛逸大笑说道：“盲目弈棋，古来犹有传说，预测落子，却是闻所未闻，新鲜有趣，百里兄此题，着实妙极，诸葛逸愿闻其详！”

百里独笑道：“我们预测对方心思，各着五十子，以笔书于纸上，一式两份，一份互相交换，另一份交与钟离老人，均暂时封藏，不必当场开拆，可约定时日，再由钟离老人，照书落子，评判胜负！”

诸葛逸点头笑诺，两人遂各自握管沉思，预测对方着法，布局因应，细运深谋，一步一步地，书写于素纸之上！

仅仅五十子数，却花费了这两位盖代奇人的约莫半日光阴，方誊成一式两份，互换之后，并各将一份，交与钟离老人收存，以备他日评定胜负！

此时，业已过午，百里独吩咐船家，送上精美菜肴，准备在

饭后与诸葛逸继续比赛那尚未斗完的“诗、酒、花”三字！

诸葛逸也在一面饮食，一面筹思，暗想自己代表“乾坤五绝”，出斗“万相先生”直到如今，尚丝毫胜负未分，究竟怎样才能出奇制胜？利用“诗、酒、花”三字，使这生平仅遇强敌，略受挫折！

“诗”字无法出奇，彼此均平平而过，故而胜负唯有在最后的“酒”“花”二字之上，拚力一搏！

轻重既明，诸葛逸遂向百里独含笑说道：“这‘书画琴棋诗酒花’七字之中，只有‘诗’字，最难揉入武功，亦最难分出胜负，我们不如随意略作问答，就算点题交代，且留点精神，以便在‘酒’‘花’二字之上，作最后一决！”

百里独点头应诺，诸葛逸继续说道：“如此我们仍以联句方式，每人四句作结，诸葛逸有僭占先！”

说完便自朗声吟道：“武学由来汇百宗……”

百里独接口吟道：“静如处子动如龙。浊世争名真碌碌……”

诸葛逸听对方居然有“争名碌碌”之语？不禁与钟离老人对看一眼，眉梢略挑，用意颇深地，缓缓吟道：“灵山葆命太雍雍！雄图霸业谁千古？……”

百里独向诸葛逸微微一笑，朗声吟道：“竹杖芒鞋踏万峰。遍觅英豪拼一战……”

诸葛逸听了“竹杖芒鞋踏万峰”，脸上神色益发慰然，但百里独下面这句“遍觅英豪拼一战”却使得他长眉深蹙，废然一叹，接口作结吟道：“庸人原是自庸庸！”

百里独目注“乾坤三绝”大笑说道：“百里独‘遍觅英豪拼一战’之志，郁积胸中，久达数十年，便是此次‘九毒书生’姬天缺，不来怒山百盘岭，我也将重出江湖，以一身机智武功，与诸位贤豪，周旋一二！故而三位切莫再枉费拳拳深意，对牛弹琴，

‘庸人’也好，‘超人’也好，百里独非与你们‘乾坤五绝’，分出高低，决不甘心罢手！”

人家如此说话，钟离老人、天痴道长、及诸葛逸等，也只得相顾默然，百里独灵机一动，命船家取过两缸每缸十斤，原封未动的美酒，向诸葛逸笑道：“诸葛兄，我们且借这两缸美酒，一试彼此功力！”

说完，便把两缸美酒封泥，一齐打开，分置自己与诸葛逸座前，复凝真气，张口一吸，即见缸中美酒，化成一线浓香酒泉，飞投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口内！

诸葛逸以为他是要以“运气吸物”功力，及“酒量”两者，合并相较，虽然觉得百里独这种花样，不够新鲜，似乎稍嫌落俗？但既该人家出题，也只得照样施为，“坎离真气”凝处，把座前美酒，吸得凌空飞入口内！

片刻以后，两缸美酒，全告空空，诸葛逸丰采依旧，酒意毫无，但百里独脸上，却是一片酡然醉色！万事多半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钟离老人因知“万相先生”百里独既然以“酒”挑战，其量必宏，怎会才饮十斤，脸上便深有醉色，岂非怪事？

微一思索，眉头立皱，心中暗叫不妙！但自己身为评判之人，不能意存偏私，向诸葛逸提醒，只得用第三人无法听得的内家绝学“蚁语传声”，对天痴道长说道：“痴道士，大事不妙！‘书画琴棋诗酒花’，七阵之中，除了一局‘盲目弈棋’，胜负留待他日揭晓以外，其余已赛各阵，阵阵成和！这一阵诸葛穷酸显然大意失算，必落下风，若不能在最后一个‘花’字以上，平反败局，‘乾坤五绝’声名，岂非即将随这洞庭湖水而逝？”

天痴道长瞥了正在凝气吸酒的百里独及诸葛逸一眼，脸色亦复沉重异常，但只有空自着急，无法相助！这时缸内美酒，已被吸完，百里独突然双目一睁，目中精光如电，脸上的酡然醉色，也

越发加深，张口一阵“哈哈”狂笑，随着笑声，一线酒泉，又自口内飞出，直投坛内！

诸葛逸这时因想起自己“盲目弈棋”中，所着的一手妙棋，颇有制胜之望，故而心头微觉得意！但就这丝毫得意情绪，竟使名满乾坤的“南笔”，略为疏忽，未能细判敌情，误认百里独只是要在“凝气吸酒”以上；还要加上一手“归本还原”，不由冷笑一声，丹田真气凝处，竟又把所吸美酒，自口中逼出，飞回坛内！

一面逼酒，一面尚在暗自思忖，这次“吸酒”、“逼酒”，两两持平，但自己未现醉色，百里独却有酡容，不知钟离老人及天痴道长，是否可判自己获胜一阵？

思忖未了，双方口中酒泉已罄，钟离老人、天痴道长齐声叹道：“这一阵诸葛穷酸失察，应判百里独获胜！望你们好好再比一个‘花’字，便可结束今日之会！”

诸葛逸闻言不禁全身一震，目光注向那并排摆在座前的两只酒坛，只见自己这边坛中，盛满九分美酒，百里独那边坛中，酒量却只有六分，但酒香四溢，芳醇无比！

这时诸葛逸方自恍然大悟，暗暗叫苦！

原来百里独脸上满布酡色之故，是在一面吸酒，一面暗聚内家真火，把酒中水质，全数炼尽，等到喷回坛中，便已缩减三成，成了毫无水分的香醇纯酒！

这种功力，诸葛逸自然可以照样施为，但因一时失察，无法从头作起，只得满面愧色地，起身在几上摘下两朵几乎一般大小的“蟹爪黄菊”，放在掌中，递给百里独，请他任选一朵！

百里独面含微笑，随意取了一朵，诸葛逸将自己那朵“蟹爪黄菊”，放在桌上，回手自怀中取出一本绢质小书，递与钟离老人，神色隐蕴凄凉，但仍傲岸无比地朗声笑道：“‘书画琴棋诗酒花’七阵之中，只剩这最后一阵，倘若诸葛逸今日有辱‘乾坤五绝’威